

年味之通变

■特约撰稿人 张 艳

当细雨转化成零星的白雪，当大地为蓝天穿上洁白的婚纱，中华大地就走到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从农历腊月开始历时整整一个半月，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放下手中的一切专心致志地投入一种忙碌而甜蜜的状态。他们用四季所得精心炮制一餐美食，敬天地，礼神明，寄托对家人的情结，抒发对岁时的感怀。饶是千年的岁月也带不走中国人与春节的邂逅，这其中的缘由早已不是迎春谢神如此简单，而是一种深植于中华文化中的年味。

“年味”一词源于中国人对于春节食物最为直观的感受。“年”意指以“年”为单位的一段时间，这段时光包含了四季，包含了作物的生长收获，包含了神州之上的所有奋斗。中国人对于一段时光的轮回总是格外地重视，“年”所意味的是对旧时的挥手告别，更是对未来的深情遥望。“年夜饭”即是将这一层意味体现了出来，繁复的烹饪手段、丰润的外表、富足的味道，一切都是生机勃勃，富有希望。中国人对于食物的执着，使得“年夜饭”成为人们对于春节最为鲜明的映像，由此引一“味”字来形容春节，即成“年味”之由来。

以孔子谈雅乐始，经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阐发，至王渔洋、桐城一派，“味”作为一种感觉含义被逐渐淡化，其文化含义愈加深刻。“味”即成了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一种范畴，这种范畴正是如司空图所言那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般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由此，“年味”一词从最开始单纯的

食物含义，脱胎为对中国所特有的春节文化的总和。而这层含义也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了主流。

近几年来，每逢春节临近，总有岁长之人感慨如今的春节缺少了年味，同时对春节的渴望也大不如前。这是因为过去几千年演变而来的礼俗正随着岁月的逝去而继续演进，改变是无法阻挡的潮流。但是，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夫设文之体有变，变文之数无方”所说，无论是文学还是更大意义上的文化，皆逃不过“通变”二字。礼俗之用于对人际关系的维持，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礼俗终会逝去，而出于新的人际关系的需要，新的礼俗又会萌发。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近年来爆竹的燃放已逐渐减少，除夕夜的天空早已没了过去那般色彩缤纷。旧礼俗的逝去是时势使然，无可厚非，但是春节本身的“年味”不会随着旧礼俗的消逝而减少，它是永恒存在的，早已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内核之中。

这种已然化成精神内核的文化源自儒家之“礼”，同时又兼有道家之“自然之道”。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始终都在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用儒家的话来说即为“中庸”。随着历史的前进，礼俗始终在变，但是其背后的目的始终不变，这种目的从庄子一梦成蝶开始，到现在依然如初，那便是“天人合一”“人之物化”。古人凭借其对时序变化的理解，通过精心炮制四时所获之物来回馈自然，进而建立起了对自然的敬畏。而历史走到了今天，人们对自然的理解早已超过了过去的任何时候，但这种几千年来所沉积的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协调的追求，早已成为一种文化要求，它要求每个中国人在一年将尽、一年新来的时候回馈自然，敬畏自然。

年味之通变，就如黄河九曲回环，生活在继续向前，年味之通变就不会结束。这种通变源于中国人对食物的认知，如今已然深入我们的文化之中，并且还将继续深入。每当日历上的这一天到来之时，中国人依然会停下所有的忙碌，去体会在这个节点之上所独有的喜悦与满足，以自己的方式传达对自然的感澈。

看吧！随着春节脚步的临近，年的味道已经慢慢地弥漫在空气中的每一个角落，浓浓的，腻腻的，带着一股醉人的熏香。在置办年货的热闹氛围中，车站机场回家心切的人群里，喜气洋洋迎接忙碌的车队里，千家万户门前的灯笼和春联上，一个古老而盛大的节日正迎来新的绽放……

七律·己亥春咏

■特约撰稿人 沈进华

燕讯催醒物候新，和风紧步洗清尘。
朱门北启千家瑞，紫气东来万里春。
己亥杂诗犹在目，古今大梦总关身。
天公抖擻九州客，赢取人间主议真。

七律·节日遣怀

■特约撰稿人 沈进华

兔走鸟飞愈五旬，韶光又染白头新。
养成高格真善美，活出吾生精气神。
热血相催寻梦笔，痴情不改做诗人。
匠心独运岁寒句，元日适逢大地春。

除夕感怀

■马永明

童年灶火梦燃红，半碗灯光透底明。
义犬欢心惜瘦骨，金鸡势势炫春声。
今非昔比亲先逝，运转时来养不成。
祭酒轻抛断肠泪，思于盛世更伤情。

家门福字大

■李伟锋

我家门前福字大，小院情最深，乡音最甜美
家乡水最甘淳，家乡人最亲近
叫一声乳名，别样滋润
展开一个话题，暖透了心

阳光流蜜，花也在杯，梦也在杯
回忆和展望也满杯
鞭炮一声比一声紧
欢笑一阵高过一阵
时时光景新，处处追梦人

幸福如此多娇，锦绣叠翠
一笔东风千家诗，一颗初心十分春
千万里鸾鹤，传来好声音
我家门前福字大，喜也盈门，春也盈门

■特约撰稿人 邢德安

除夕夜，吃饺子。

小时候，因为家里太穷，等上一年才能等上一顿饺子，我们自顾自地欢喜着，全然不理解大人们“过年”的感叹，更不知道“小孩过年，大人过关”是什么意思。

除夕上午，母亲便把饺子馅剁好了，有肉馅和素馅两种。所谓肉馅，也只是名义而已，一斤多羊肉，掺入一大筐子萝卜丝，吃不到肉，膻味倒是不小。那时，但凡割肉包饺子，人们都爱割羊肉，都说羊肉馅菜，说白了是图的那股膻味。即使这样的饺子，也只能在大年初一的早上吃一顿，除夕晚上吃的是素馅饺子。

午饭后，母亲便张罗着和面、包饺子，我们兄妹几个便也慌忙撸袖子洗手，加入其中。那时白面不多，只用来包肉馅饺子，素馅饺子则是用杂面包的。先把面擀成面片，把饺子馅卷在里面卷起来，再把两端折起来捏在一起，这样，一个状如元宝、名曰“大叶扁食”的饺子就成了，下在锅里，又耐煮又不烂。煮熟的饺子盛在盘子里晶莹剔透，就像是一件工艺品，又好看又馋人，所以，我们也称包饺子为包“元宝”。包饺子时，母亲会悄悄地把一个铜钱包在某个饺子里，谁吃到就代表谁有福气。在包饺子的过程中，我听母亲讲了很多故事，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的慈禧太后曾经在除夕吃出四个金元宝，甲午海战清廷还是失利；庚子年她又吃出了四颗元宝，八国联军却又打了进来，害得她不得不仓皇出逃；1908年，她又吃出了金元宝，却驾鹤西游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如此，人们也还是如法炮制，反映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民以食为天，古往今来，概莫如此。整个包饺子的过程令我们十分陶醉，我们的作品可谓千姿百态，花样纷呈，有站着的，有坐着的，还有躺着的，每一个都和母亲包的不一樣。父亲说我们包的饺子一个个像歪鼻子叫驹——吃着都费劲。但母亲没有责怪我们，反而说包得挺好。她显得格外的高兴，仿佛整年的笑容都挂在了今天的脸上。我们沉浸在幸福的氛围中，觉得过年真好。

包完了饺子，母亲便去烧水，我们欣喜地期待着，心里也在想着那个包有铜钱的饺子。鞭炮响处，母亲把第一碗热腾腾的饺子放在院里的的小桌上，虔诚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嘴里说的什么我们不知。但是，我们能猜到，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她老人家希望子孙后辈们的日子越过越富有，道路越走越宽广。

吃罢饺子，就该守岁了，我们这里叫“熬年疙瘩”，全家人都不睡觉，围坐在火堆旁，听父母亲讲他们知道的陈年往事。

又是一年除夕时。我们还要吃饺子，但现在已不再是为了一饱口福，而是感受团圆、品味亲情，更是对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光荣和骄傲。

枣花嫂的除夕夜

■宋自强

窗外，老三的孙子伙着几个同龄的娃娃在追逐嬉戏，不时传来一阵阵银铃般的欢笑。

除夕的傍晚，村儿里的年味浓得叫人沉醉。

枣花嫂包完饺子，解下围裙，坐在床头痴痴发呆。

无聊。

她顺手打开早已过时的黑白开电视，换了好几个频道，里面一例是热闹，一例是欢乐。只是，热闹、欢乐都是人家的。

枣花嫂拉开抽屉，拿出个把月前儿子从大洋彼岸寄来的那张圣诞贺卡：一个小丑儿一样的洋人凸着一个大红鼻子，咧着一张大红嘴巴朝她傻笑。

她起身来到儿子的卧室，打开昏黄的电灯，四面墙壁上贴满了儿子从小学一年级直到高中毕业捧回来的各色“奖状”：“期中考试一等奖”“期末考试一等奖”“物理竞赛一等奖”“奥数竞赛一等奖”“三好学生”“优秀团员”……

那的确是一个“懂事”的孩子，打小就跟他爷爷相民叔一样喜欢看书，家庭作业从来不需要枣花嫂催促，考试成绩也从来没有出过前三名。相民叔去世不久，枣花嫂就把他送到县城读了初中。丈夫平安哥搞货运跑长途出了车祸丧失他乡之后，枣花嫂发现，儿子读书更加卖力了。

平安哥走的那年，枣花嫂才四十来岁，她本想再往前走一步，看到儿子这么争气，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她要供养儿子考上大学。

儿子真的没有辜负她的一片苦心，几年后，就被国内一所顶尖儿的大学录取！又过了几年，竟考到了美国的一所大学！在老少爷们儿的张罗下，枣花嫂一连为儿子放了三场电影。这可是全村儿的骄傲啊！

想起儿子当年的那个神气劲儿和放电影的热闹气氛，枣花嫂就激动得脸颊绯红。可是……

枣花嫂在儿子的书桌前坐了下来，仔细端详着玻璃板下压着的儿子照片，端详着照片下儿子亲手写下的几条“标语”：“只要学不死，

就往死里学”“考好了与中央首长称兄道弟，考不好就是狗屁”“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呆呆地看了一阵，枣花嫂心里不禁荡起了层层涟漪，暗自叹道：“嗨，只要儿子出息了……”

枣花嫂煮好了饺子，独自闷闷地夹了几个，就算是吃过了年夜饭。电视也不开，她仍然闷闷地坐在床头，一遍一遍地看那个诺基亚手机。

她在等儿子的电话。

这个时候他们在干什么呢？那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姑娘对他好吗？他们能吃上饺子吗？那个洋媳妇儿会不会包呢？结婚这么多年了，他们也不说要孩子……

窗外热热闹闹，屋里冷冷清清。枣花嫂空空荡荡的心七上八下：咋还不来电话呢？

好难挨的大年夜……

窗外隐隐飘来隔壁老三家电视里的《难忘今宵》，那个破手机终于响了。枣花嫂迫不及待地说：“你呀，咋到这时候才打电话呀！”

只听那头儿说：“我们这儿还早着呢，妈妈。我差点儿给忘了。”

“我包的饺子，你最爱吃的羊肉馅儿……”

“我们不吃饺子的，都是麦当劳——谢谢妈妈。”

突然，新年的钟声敲响，枣花嫂开大嗓门儿：“孩子，你听……”

“什么？太吵了！我们这儿的杰克逊，唱得可比李谷一带劲儿，妈妈。”

“你们啥时候回呀？”

“我们在这儿很好，很想你呀妈妈。我可不回不了！不回不了！过一段时间接你来，对！接你……”

不知哪个不听指挥的家伙，偷偷放了炮仗，响声骤起，他们的对话被湮没在剧烈的爆竹声中。

天快亮的时候，枣花嫂恍恍惚惚入了梦乡。梦中，儿子的奖状、奖状下面的“标语”，雪花一般在她的梦中飘飘悠悠，飘飘悠悠……

巴旺拜年

■如 雪

巴旺一大早从家里挪到胡同口的马路边，把双拐靠在路边的石堆上，伸手拂去石堆上的灰尘坐下来。

又是一年腊月二十六，附近胡村一年里最后一个集会，周围村子里的村民如流水一样从马路上涌过去，旋即便带了各色年货涌回来。巴旺坐在石堆上看人，也看景。

马路对面是小儿子的修车铺，儿媳妇此时正喊着贪睡的小子起床吃早饭，边把洗衣机搬到路边的坑洼处准备洗衣服。

儿子小豪正在整理修车的工具，孙子揉着眼屎从屋里出来，跑过马路来到巴旺跟前叫：爷爷，爷爷，我要大炮仗！

巴旺摸摸孙子的头，从口袋里摸出五块钱给孙子：去吧，买大炮仗。

孙子扭身朝街对面的杂货摊跑去，巴旺望着孙子的身影，嘴角不由泛出了笑容……

那一年，儿子小豪也像孙子巴达一样大，腊月里，巴旺跟妻子毛菊一起趁着空闲翻修院墙，妻子在下面和泥，巴旺在上面垒墙。中午饭熟了的时候，巴旺从墙头跳下来，准备吃了饭再垒，结果这一跳就再也没站起来。

这些年，妻子拉着孩子，带着他访遍了医生，吃遍了中药西药。儿子长大了，孙子会跑了，巴旺的腿也没有好起来。

巴旺想起他们在医院里过的那个新年，医生与护士微笑着对他们说新年快乐，给他们端上了热腾腾的饺子，说吃了饺子过了年就会好起来了。那碗饺子，巴旺是和着泪吃下去的！那个新年夜，巴旺看着歪在医院地板上睡着的妻子，想起家里的孩子，心里酸痛酸痛的。

一年又一年，巴旺灰了心，再也不抱站起来的希望了。他想彻底结束自己的性命，不再

立 春

■薛文君

立春。君看新年的味道，写下第一笔

阳光扑入新旧之间

亮了一户户门，一扇扇窗

立春挂在火红的灯笼上，挂在

乡亲的眉梢上。挂在铁牛儿的喘气声里

碧绿——春的姿色。以风的速度掀开新年的门

街道。川流不息的河，朝家的方向拥挤

踩着春的气息，心在飞扬

敞开。明亮的世界

立春。君看新年的味道，写下第一笔

阳光扑入新旧之间

亮了一户户门，一扇扇窗

立春挂在火红的灯笼上，挂在

乡亲的眉梢上。挂在铁牛儿的喘气声里

碧绿——春的姿色。以风的速度掀开新年的门

街道。川流不息的河，朝家的方向拥挤

踩着春的气息，心在飞扬

照片里的新年

■特约撰稿人 韩月琴

如今，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家家都过上了红红火火的日子，大年初一携家带口逛公园已经成了春节的常规节目。然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农村，这还真是一桩时髦的事情。而我，就有这样的幸运，由爸爸带领着，在人民公园结结实实逛了一天，还照了几张照片，那甜蜜的回亿永远定格在了我的心间。

那是1996年的春节，大年初一。早早吃过饭，我和最要好的朋友俊霞约好了要一起去人民公园游玩。其实，那时候，我们俩谁都没有去过公园，谁都不知道公园在什么地方。我们只知道漯河离我们村大约有一二十里的路程，我们俩商量好了：骑着自行车去，进入市区开始问路，一路走一路问，很快就会走到。主意打定，我回家禀报父母，求得父母的允许。当我向父亲讲明我们的周密计划后，父亲虽然同意了，但还有几分踌躇，主要是实在不放心我们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结伴跑到那么远的陌生地方去玩。但是，过大年的，他又不想拂了我们的愉快心情。父亲犹豫了一会儿，说：“走吧！我也跟你们一起去。”有了父亲充当保镖兼向导，我俩非常高兴。一二十里路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们很快就到了。

雪后初晴，公园里阳光明媚，一切都显得那么干净。农村女孩儿第一次逛公园，对什么都感到好奇与新鲜，精致的小桥、翠绿的松柏、造型奇特的假山、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每一处风景都紧紧吸引着我的目光。当我们逛到人工湖的旁边时，澄澈的湖水在阳光下闪耀着珍珠一样的光泽，映衬着岸边还未化完的积雪，让人忍不住驻足欣赏。我和俊霞商量着照个

相，合影之后，我俩又分别照单人照。轮到我的时候，我还没站定，原本立在一旁观看的爸爸突然跑过来，站到了我的旁边，于是，就有了有生以来我和爸爸的第一张合影照片。照片里，我脸上的皮肤白白的，想来扑了不少粉，还留着当时时兴的学生头，脖子周围着红底黄叶的纱巾，穿一件崭新的大红毛呢裤，腿上穿着那时候流行的瘦腿弹力裤，脚蹬一双棕色的高跟皮鞋。这一身装束虽然现在看来土气得很，但是放在22年前的农村，可是很洋气的呢！爸爸那时候四十来岁，正值壮年，头发乌黑，皮肤光滑，岁月还没有在他脸上凿出一道皱纹。他穿一件老油绿夹克式的棉袄，脖颈周围连着黑色的毛领子，那棉袄明显是旧的，不知道已经穿过了几个年头，还有那略显肥胖的裤腿，我不知道是他自己的裤子还是捨亲戚的旧裤子。我俩一脸严肃，谁都没有笑，大概是面对镜头，太紧张了吧！

这张照片虽然一直放在我的相册里，但是好像从来也没有正眼瞧过它几回。年岁渐长，阅历增加，慢慢地对人生有了许多感悟，不知不觉中把亲情看得愈加珍贵，近些年来是时常把它拿出来端详一番。时隔多年，再来审视这张22年前的合影照，突然觉得心头一热，原来满满的爱意都藏在这张时光深处的照片里！

结婚成家以后，我们跟公婆同住，每到大年初一，老公的几个表哥都会结伴来我家走亲戚，这是爷爷在世的时候立下的规矩，所以一直没有大年初一逛公园的机会。有人说，世界上最珍贵的是得不到和已失去的。因此，我愈加怀念少年时代的那个新年，怀念那个新年带给我的美好回忆。

这些天之精灵，怀着对大地殷切的渴望，义无反顾地从天而降。它们落在田野里，用甘甜的乳汁滋润着禾苗，它们落在校园里，静静地等待着早起的学子，它们落在梅梢上，演绎出一幕幕凄美的爱情，它们落在诗人的心上，任心房奏响商角徵羽的华章。它们等待着一场千年的约会，等待着它的春姑娘。

春雪（外一首）

■谢志刚

新年即将到来，一群远方的游子，飘飘洒洒地扑向大地，扑向母亲的怀抱。他们是这样急切，那样义无反顾，亲情在心里奔腾，思念在寒风中发酵。他们终于回家了，来一个紧紧的拥抱，母亲的怀抱是那样温暖，他们，立刻感动得哭了。

雪的情怀

一片片，一簇簇，一团团，